

[至爱亲情]

## 给婆婆洗澡

□淑萍

俗话说：“家有一老，似有一宝。”“老太太炕头一坐，一福压百祸。”我家也有这么一位支棱的老太太。

婆婆八十多岁了，到了离不开人照顾的年纪，身体尚好，却怎么都记不住事了，腿脚也不太灵便，走路时手里总少不了那根拐杖。

若你牵起她的手，那感觉就截然不同了，她像个孩子一样活泼，不时地问那个问过一百遍的问题：“我儿子干吗去了？”“你这边刚回答她“开会去了”，她又继续念叨：“咋还不回来？”

我和爱人工作都忙，婆婆又离不开人，平日只好将她送到养老院，一日三餐有人特别关照，周末再接她回来。

婆婆有个习惯——藏吃食，还特别爱藏在衣服口袋里。衣服干不干净倒在其次，关键是怕她吃了不卫生。

为了纠正她这个习惯，我可没少费劲：把口袋缝上，她又拆开；偷偷把吃食拿出来，她又装进去。她还会为此大发脾气，脾气上来时，拿起拐杖就给你一下，好像你动了她的宝贝似的。

所幸，藏起来的饼干、糖块、馍片等，常被她遗忘，我也不再坚持。只是她口袋里的味道，着实叫人难忘，大姑子有时开玩笑：“咱妈的口袋，简直就是个小化工厂！”

为了让婆婆舒服、出门招人待见，每周我都要进行一项巨大的工程——给她洗澡，把她收拾得支支棱棱的。之所以说是巨大的工程，是因为婆婆腿脚不灵便，还有就是，婆婆每次都有不洗澡的理由。

许多年过来，我基本算是抓住了婆婆的心理，得先让她高兴，她高兴了，这衣服才脱得下来。婆婆最喜欢回答的问题是“你儿子是谁”，儿子是她脑海里唯一清晰的印象，每次问她，她都会骄傲地说“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”。

哄得老人开心地进了卫生间，坐在那把舒服的“御用专座”上，工程才刚刚开始。这时，她最爱聊以前的工作、熟悉的老街坊，你得附和，让她觉得你有趣，这样她就会放松下来，更加配合。

照例用手肘试好水温，先给她洗头，用洗发水洗两遍，用护发素洗一遍。她高兴了，还会自己动手洗脸、脖子和耳朵。这时，你得夸她，夸她能干。被这么一夸，婆婆甚至能记起自己是谁、父母是谁。我猜，婆婆此刻的记忆可能停留在五十来岁时，父母仍在，她还未老。每每想到此处，我便禁不住伤感，婆婆养育了两代人，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个家。于是，脊背、胳膊、腿、脚及脚趾，我都为她洗得更加仔细了。

待冲洗完毕，擦干身体，抹好润肤露，再从内到外伺候着换一套干净的衣服，拉着她的手走出浴室，这才算告一段落。闺女美其名曰“贵妃出浴”。

然后，一家人围坐在沙发上扯闲话，我开始给婆婆修剪指甲、趾甲。闺女有时在旁边给她拍照让她看，逗她笑，夸她有福气。看到婆婆满意而自得地靠在沙发上，我所有的疲惫便烟消云散了。

想起一位哲学教授讲过，为了让母亲开心，他坚持每周六陪母亲打麻将，并把这件事当成正事来做。是呀，自己能为婆婆做的实在太有限了，有时做了好吃的送到养老院，看着她吃完，牵着她的手散步，听到别人夸她“好福气”“闺女又来了”时，她眉开眼笑的样子，使我甚觉心安。

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

■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## 龙灯

□赵小萍

作为土生土长的老城人，我怎么能忘记儿时正月十五的龙灯？那些年，灯节可以说是老城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了。现在的兴华街过去叫十字街，取意东大街、西大街、南大街、北大街十字交会之处。十字街是灯节老城最热闹的地方，挂彩灯，贴谜语，舞狮子，跑旱船。我最期盼的是舞龙灯。

老城的东关、西关、南关、北关，到灯节都会组织舞龙灯，据说东关火街大约就是现在的新街，因出了宋太祖赵匡胤，资格最老，那儿的龙头理所当然火红的，挂雪白的胡须；西关的龙是青色的；此外，还有黄色、白色两条龙。

每年还没进正月，锣鼓就开始咚咚响，妈妈会说，龙灯操练了，要过年了！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热情瞬间被点燃，开始焦急地数日子，数还有几天过年，还有几天过灯节。

到正月二十三，傍晚时分，四关的龙灯约好似地争相出动，表演着从四个方向过来，在十字街会合，互相不服气，说是表演，其实就是比赛。我们这帮孩子连晚饭都没心思吃了，早早地跑到十字街的围栏边翘首以待。

等啊等啊，锣鼓家伙声远远地传过来，看灯的人潮水一般涌过来，东边锣鼓敲，哗啦，人群往东移动，西边家伙响，呼啦，人潮又涌向西边。火铳(chòng)声响起来，孩子们赶紧激动地爬上路边的栏杆。开路先锋火担子过来了，火星子从身边闪过，龙来了，龙来了，叫喊声、口哨声、锣鼓家伙声汇成欢快的乐曲，响彻老城的夜空。

几条龙都那么高大威武，应该都有几百米长吧，现在想想，扎龙灯的人真了不起。舞龙灯，重中之重是龙头，要龙头的常是资深的民间艺人，几十个耍龙身的人则清一色都是小伙儿，个个身手敏捷，配合默契。

忽然，人群欢呼、骚动，龙盘柱了！长长的龙灯随着锣鼓点抖动着，缓缓地盘上搭好的高梯子，嘴巴一张一合，摇头摆尾，鳞片金光闪闪，栩栩如生。锣鼓家伙火炮火铳齐响，火光冲天，震耳欲聋，到这时候，我看得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，激动得不知不觉热泪都流下来了。

后来的后来，龙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妈妈说是能工巧匠少了，会扎龙灯舞龙灯的人少了。也许吧。

有一次，我和一个远在外地的发小聊天，我问她，还记得十字街的龙灯吗？她说，当然记得啊，还梦到过呢！

[洛城笔记]

## 母亲进城

□陈重阳

在乡下，母亲可以任意发挥，一进城，她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先是在二十多栋楼的楼群里，母亲晕头转向，找不到她儿子住的那一栋。就是找得到楼，面对一样刻板、冷峻的防盗门，她也不知该敲哪一扇。幸好有手机，拨通我的电话，母亲说，儿子，我找不着家了。话音里带着委屈。

进了屋，光亮的地板让母亲“举步维艰”。我赶紧拿出拖鞋，母亲这才小心地踱进来。她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睛，被我家复杂而考究的装潢惊到。同时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——儿子有出息了。母亲问，这得花多少钱？我说不多，几万块吧。母亲的脸突然沉了下来。我知道，她是在替我担心钱从哪儿来。

火柴盒般的、与天空和飞鸟隔绝的居住空间，让母亲失魂落魄。我让母亲下楼转转，母亲下去一趟，个把小时，气呼呼地握着一把芹菜回来了。她咚咚地在地垫上跺脚，不知是除尘还是发泄，愤愤地说，真是受洋罪，也不知道人都往城里跑啥？

原来，母亲走在街上，那些横七竖八的交通标线，让她无所适从。母亲只得压抑着内心的委屈，跟着滚滚人潮，扭捏地走走停停。

母亲随着人潮挤进一家超市。高大的货架、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把母亲的眼睛挤得酸疼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些从乡下土里刨出来的萝卜、土豆等，都一本正经地蹲在货架上，颇有身份似的，价格也让人咂舌。母亲转来转去，心疼地挑了一把特价芹菜。

为了儿子，母亲不得不重建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秩序：在外面熟悉交通规则，上车刷卡，在银行排队等叫号；在家里用天然气炒菜、洗澡，用电饭煲煮饭……有一点，母亲绝不妥协，就是她一定要遵循农历和节气的规律。

母亲的领地悄悄扩张，先是在阳台的花盆里种上了辣椒，接着在楼下的空地上拓荒，种上了玉米、扁豆、丝瓜等。

我和家人理所当然地尝到了母亲收获的绿色蔬菜。母亲种的菜，遵循自然规律，吸收日月精华，饱含蔬菜本来的姿色和口感。

母亲大约忘了这是在哪里，她还把吃不完的菜送给楼里的邻居们。我怪她冒昧，她却说，你懂什么，谁没个人情？

一天，母亲突然说，她要回乡下待一段时间，等闲了再来，因乡下还有老院，还有地，也得照顾。临行，母亲抖开一个布兜，掏出一沓钱，塞给我，说，城里比不得乡下，抬手动脚都要钱，这钱你拿着，不定能应个急。母亲干枯如柴的手，有一种不容推辞的力量。

我的母亲，撒下积攒多年的体己钱，只身回乡下去了。同大多数乡间的母亲一样，她的身体和灵魂被现实分隔，一半住在城里，一半留在乡间。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，欣赏《三彩风》佳作